大公報
園地公開，投稿請至：a1902617@hotmail.com　責任編輯：劉榕欣
2019年5月28日　星期二

爲大媽「正名」

姚　船

客居人語

以前，尤其在革命戰爭年代，大媽，是一個十分親切的稱呼。叫一聲「大媽」，表示你發自內心的尊敬。因爲在大媽身上，我們看到母性的慈愛和關懷，對社會無私的奉獻。

在現代京劇《沙家浜》中，一位革命媽媽爲了保護和照顧一批八路軍傷員，冒着被敵人發現、隨時有被殺害的危險，想方設法籌糧爲他們做飯，期望傷員早日康復，「一日三餐九碗飯，個個長得像鐵塔」，身強力壯回戰場。當戰士們傷愈歸隊時，個個熱淚盈眶，發誓「待紅旗插遍全中國，再來看望您這革命的老媽媽。」在那艱苦歲月，大媽的崇高品德鼓舞了多少年輕人，又得到多少人的敬重和愛戴。

就是在和平時期，大媽們也肩負着養兒育女、照顧孫輩的重任。她們勤儉節約，受苦受累，任勞任怨，努力撐起一個家，是家庭和社會中一根堅強的支柱。大媽，是響噹噹的人物，同樣受到人們的讚賞。

令人困惑的是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「大媽」這個稱呼，像金字招牌褪了色，不單失去光彩，甚至成了一些人眼中或碼字的嘲諷對象，動輒拿來調侃一番。似乎社會上一些不良現象，都和大媽沾上邊。超市和百貨商店，有人爭先恐後搶購，混亂場面立即被拍下放上網，並附上一句：「看這些大媽！」公園的花圃被踐踏，圖片註明：「大媽摧花辣手！」就連股市大波動，有人也歸咎是大媽「殺」入，亂了套。

近日與朋友茶敘。一位友人亮出手機網上圖片給大家看。只見幾個穿着鮮艷服裝的婦女或站或坐在樹杈上，擺出各種甫士，讓伴侶照相。旁邊文字赫然寫着：「地下爬着大叔，樹上長着大媽。」不過，仔細一看，上面的人並非都是大媽，有的恐怕只是「大嫂」。爲啥全拿大媽開涮？因爲一些人已習慣把社會上一些不文明行爲都歸咎大媽。那位朋友感慨道，現在的大媽，變了。

時代在變，環境在變，人也在變。但相信大媽們本質沒變，家國情、兒女情依然一樣，變的只是她們對生活的態度。現在的大媽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都是滿懷理想、朝氣蓬勃的青年。可是，經歷特殊年代，不少人上山下鄉，接受再教育。在物質匱乏的環境下，她們成了家，肩負起家庭重擔，刻苦耐勞、捨己爲人。糧食供應不足，寧可自己少吃點也要讓子女塡飽肚子；布票不夠，先放棄自己，也要讓孩子穿上一件新衣裳。貧困的日子不易熬啊，哪還想到享受。

而今，世道發生天翻地覆變化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。不愁吃、不愁穿。「當年的媳婦熬成婆。」現在的大媽們，領取退休金，子女成家立業，自己有錢、有時間、有精力，不好好享受人生，更待何時?!時代潮流讓她們「嗨」起來。唱啊跳呀，穿花衣，賽時尚，呼朋喚友，旅行去，踏破青山人未老。彷彿在心中積聚了幾十年，被壓抑的青春熱情一下子爆發出來，形成一道讓衆人矚目的亮麗風景線。

她們放飛自己，更要令世人知道，此刻正沉浸在幸福、快樂中。手機朋友圈是最好的炫耀平台。彩巾、墨鏡、寬邊帽成了標誌性打扮；鮮花叢、碧水旁、奇石下，成了留影的好地方；跳躍飛起、攤開雙手擁抱大自然，集體造型亮相成了指定動作……她們似乎在向年輕人挑戰，「世界是你們的，也是我們的。」

正如科技的飛速發展令人驚嘆，大媽們這種別具一格的表現也讓一些人感到驚訝，看不順眼。其實，愛美是人的天性、輕鬆愉悅是心靈的追求，不是什麼年齡段的人或群體的專利，我們要用理解和包容的態度去看待眼前的新事物。大媽們從苦難中走過來，盼到今天的好日子，就讓她們痛快淋漓地「放縱」一回吧。對於部分大媽自我膨脹，過分炫耀，甚至是不文明的行爲，我們要以事論事，給予善意的批評，而不是嘻笑怒罵。

大媽們在家裏，就是媽媽、婆婆和奶奶。大媽與絕大多數家庭都有血肉相連的關係，尊重大媽，也包含着對家人的尊重。當然，作爲大媽，在顯示自己價值觀的同時，也要自覺遵守公共秩序，堅持文化傳統的底線，爲後輩樹立好榜樣。

多一分包容，多一分自律，我們的社會就多一分和諧。希望「大媽」這個稱號，永遠聽起來都那麼親昵、溫馨，充滿敬意。

利用Cox技術治療椎間盤突出

脊骨神經科醫生　侯雪琳

楷和醫心

椎間盤突出是一種因身體退化或長期不當姿勢而衍生的疾病，大部分患者都可以通過非手術方法紓緩病情。但隨着年紀愈大，很多其他骨骼問題或會隨之而衍生，例如骨刺、骨質疏鬆等。這類如果病人接受脊醫脊椎矯正手法事實上會有一定風險發生骨折。對於這類病人來說，「Cox®椎間盤減壓治療」就是一個更安全而且具針對性的治療方法。

「Cox®椎間盤減壓治療」是一種非手術，而且較溫和的脊柱治療方法，針對治療椎間盤突出、椎管狹窄或其他脊柱相關疾病均具有相當的成效。原理是利用專門設計的脊椎治療床，通用控制治療床的活動角度以及手法拉伸患處，極少幅度的移動就可以帶來減壓的效果。突出的髓核經減壓後會隨着脫水而縮小，脊椎孔內的空間就會隨之而增加，當神經得以紓緩，患者的痛楚亦會減輕。

脊醫需要通過額外的認證方可使用Cox®技術。該種療法的特色是較傳統脊椎調整手法更安全及更具針對性。患者躺在治療床上，每次伸展的幅度實際上比日常生活中的移動幅度還小，所以不用擔心會對骨骼帶來衝擊。脊醫同時會配合患處，將伸展的區域集中在一小段，所以能夠達到極具針對性的效果。

「Cox®椎間盤減壓治療」的目標是幫助患者盡快紓緩痛楚。它與身體的設計協同工作，以促進其自然愈合過程，並使患者恢復到他們所期望的生活質量。經長期研究和證實，Cox®椎間盤減壓治療是一個能有效處理椎間盤突出的治療方法。與其他治療比較，是一個相對溫和而且更具針對性的非手術治療方法，適合一些擔心傳統脊骨矯正過分激烈，或者本身有骨質健康問題的病人。

《隱蔽青年》的生活

陳劍梅

閒旅人

法國五月藝術節呈獻的《隱蔽青年》具備一個新穎的劇場實踐概念，本由三個人物（爸、媽及兒子）的觀點緊密地交織而成，劇場卻刻意地把觀衆分成三組，我們每人獲取一部耳機，只能聽到其中一個觀點人物講述觀衆眼前所見的故事。

劇場的原意就是讓觀衆在演出結束時分組討論，大家把三個不同的觀點都說出來，交換意見。筆者感覺如果現場確實有這種安排是非常好的，我參與的那一場並沒有分組，但主辦單位安排我們與主創團隊在演出之後一起面談。編劇及導演Joris Matthieu來自里昂國家戲劇中心，他分享說創作的靈感原是來自一個日本的消息。

有一天，Joris發現一個隱蔽青年的故事，便決定用劇場藝術的方法表達出來。這是一種較多影響青少年的社會精神病，個案中有一位孩子，突然有一天決定將自己拘禁在家中的廚房，足不出戶，斷絕一切的社交生活，也拒絕與家人來往。病患者只會爲了得到生活所需要的用品，才會非常有限度地接觸他人。結果他一下子便把自己關起來十五年，他的家人早已無奈地接受這個現實，在房子裏另外加建一個廚房，以便處理日常的生活。

筆者在劇場的安排下需要依賴劇中兒子的旁白（隱蔽青年的主觀角度）去了解故事。

舞台的設計非常簡約，彷彿一家三口都活在一條狹長的走廊中。現實生活確是如此，一對父母爲了照顧兒子突如其來的需要，常常在房門口和走廊守望，日復日，夜復夜，所以舞台設計是恰到好處。開放的生活空間後面卻是個幽閉的空間。對於觀衆來說，這更是個神秘的空間，裏面出現回憶的視頻、隱蔽青年對往事的想像，以及他對現實的分析和幻想。當影像的內投射及演員親身的演繹均同時展現時，思想及生活，過去和現在便重疊起來，令人看見，便悲從中來。

范用：了不起的出版家

李　輝

這些老前輩

早在八十年代初，我編《北京晚報》副刊時，曾請范用爲「居京瑣記」賜稿，後來到《人民日報》副刊，也請他賜稿。如果收到來稿，接下來的幾天，隨時要做好準備接他的電話，爲了一個字，或者爲了一句話的修改。要命的是，早上不到七點，還在睡夢中的我，家裏電話忽然響起，十有八九就是范用。他起得早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想到就做，就說文章什麼地方要改，等他說完，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一句「好的」，他那邊已把電話放下。幾次過後，我終於告訴老頭，可否八點之後來電話。再來電話，我也照樣「快」，不等他放下，我提前掛機。現在想想，也是我們之間的有趣遊戲。見了面，我逗他說：「快，誰不會？」他哈哈大笑。

九十年代初，我在《收穫》雜誌以《浪漫的餘響》寫范用。對我們這代讀者來說，范用策劃出版的不少書，如《傅雷家書》、巴金《隨想錄》、陳白塵《幹校日記》、唐弢《晦庵書話》、楊絳《幹校六記》、《將飲茶》等。他參與創辦的《讀書》、《新華文摘》，更是頗受歡迎。其實我還喜歡他策劃的另外一些文化前輩的書，如夏衍《懶尋舊夢錄》、趙家璧《編輯憶舊》等。

我把范用說是「愛書人」，而不是通常所說的「出版家」，因爲范用幾乎從來不談自己的出版業績，他愛的是書。有時在報紙上看到什麼新書的消息，他會打來電話：「你幫我找一本。」愛書對於他，就是生命的一部分。

范用如此愛書，注定要成爲一位了不起的出版家。在小學，他喜歡剪報，然後用小卡片將之裝訂一本本小冊子，供同學之間借閱，這便是他最早編輯的「雜誌」。少年范用興趣非常廣泛，演戲、唱歌、寫小說，都曾嘗試過，但這些愛好，最終只是成爲一種修養和背景，走在前台的永遠是出版。十幾歲開始，從打包、送信、郵購等雜務開始幹起，一直到批發、門市、會計、出版、編輯，有時還設計封面，幾乎出版社的每個環節他都一一經歷過。他學歷不高，後來在塡履歷表時，他總是老老實實塡上「小學畢業」。

◀范用（右起）與吳祖光、王世襄合影

在范用身上，眞正感受到他對書的情有獨鍾。每次去他家，都要說到一些感興趣的人與書。說着說着，提到什麼舊的、新的書或者雜誌，騰地一下站起來，就走進另外一個房間，只聽見木地板嘎嘎發響，一轉眼他就拿出一本來。「你看，這就是當年的雜誌。」不等我細細翻閱，說着說着，他又轉身走進屋，再拿出一本書了。「你看，台灣剛剛出版的，印得多漂亮。」談話間，他不斷地站起來，走進去，拿出來。如一陣不停歇的風，熱烈，迅疾。他無法掩飾談到書的興奮。沒有別的什麼東西能夠像書那樣吸引他，讓他投入，讓他陶醉。當他提到那本書，如果不拿出來讓客人看上一眼，那一定很難受。

巧的是，二〇〇二年吉林衛視「回家」欄目請我做總策劃，拍攝一系列文化老人的紀錄片。我找到范用，他同意回去。於是，二〇〇三年春天，八十高齡的范用，終於有了最後一次故鄉行。攝製組跟隨他走進鎭江，走進穆源小學，他高興地站在孩子們中間，就像自己還是一個小學生。就在前往鎭江的火車上，范用面對鏡頭，唱起前面他寫到的這首《夕歌》。聲音蒼老，卻充滿活力。唱歌時，他感情投入，彷彿又回到了小學時代。

率直、坦蕩之人，心底必存童心。年過古稀，范用一直童心未泯。有一年，大家在黃永玉萬荷堂聚會，黃苗子、王世襄幾個人正在聊天，這時范用走過來。他扶着枴杖，說前兩天摔了一跤。大家問怎麼摔的？他說，他突然發現家裏養的金魚，有兩條不停地追來追去。他不懂，害怕後面這條要吃前面那條。他好奇地盯着觀察，一不小心，腳下一滑，便摔了一下。但他非常認眞地說：「眞是奇怪，牠們幹麼要追來追去？眞奇怪。」黃苗子指指王世襄說：「專家在這裏。」

▼范用與唐瑜（右）交談　作者攝

「你說是爲什麼？」范用扯扯王世襄的衣服問。

王世襄慢條斯理地回答：「那是金魚在產卵。」

王世襄話音一落，大家一陣大笑。只有范用一本正經地點點頭，連聲說：「噢，噢。眞奇怪。眞奇怪。」

如今想起，童心未泯的老人，眞是如此可愛。

一座書城

祝　勇

故宮建築

「北四閣」中，圓明園文源閣《四庫全書》在咸豐十年（公元一八六〇年）英法聯軍侵入圓明園時被毀。聯軍的士兵們不懂漢字，當然也不懂這些漢字所承載的價值。在他們眼裏，它們百無一用。書架被推倒，書冊散落一地，乾隆皇帝曾經小心翻動的紙頁，被紛至沓來的皮靴反覆踩踏着，留下一道道凌亂的鞋印。也有人發現了它的「價值」，把紙頁撕扯下來，在寒冷的秋夜裏點燃篝火……

其餘三套《四庫全書》中，瀋陽故宮《文溯閣四庫全書》佔爲己有，由僞滿洲國政府封存，日本投降後，瀋陽《文溯閣四庫全書》回到中國政府手中，後來又藏入甘肅省博物館；避暑山莊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，一九一五年藏入京師圖書館，教育部僉事魯迅參加了接收，歷盡顚沛之後，一直保存到今天，成爲國家圖書館的鎭館之寶；而原藏紫禁城的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則經歷了抗戰文物南遷的八千里路雲和月，於一九四八年運去台灣，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。

除此，還有一套《四庫全書》存在人間。

就在杭州文瀾閣被李秀成的部隊毀壞的第二年，在杭州城西的西溪避禍的丁申、丁丙兄弟，偶逛舊書店，赫然發現了用於包書的紙張竟是鈐有皇家璽印的《四庫全書》。他們出身書香門第，是八千卷樓（與皕宋樓、鐵琴銅劍樓和海源閣合稱「清末四大藏書樓」）的主人，一眼就看出那些包書紙，正是落難的《四庫全書》。他們大驚失色，於是在書店裏大肆翻找，發現店舖裏成堆的包裝用紙上，竟然一律蓋有乾隆皇帝的玉璽。

在那一瞬間，他們意識到，文瀾閣的藏書並沒有徹底消失。他們決心一頁一頁地把它們找回來，僱人每天沿街收購散失的書頁。半年後，他們共得到閣書八千六百八十九冊，佔全部文瀾閣藏本的四分之一。

對於失蹤的四分之三文瀾閣藏本，他們決定進行抄補。這是沒有皇帝發動，而全憑民間文人自覺進行的一次抄書行動。最多，他們取得了浙江巡撫譚鍾麟的支持。他們當然知道那個黑洞有多麼巨大——那無疑是在他們的天上戳了一個大窟窿，他們要像女媧一樣，煉石補天。他們沒有絲毫的猶豫，因爲他們知道，此時不補，那個黑洞會變得更大，蔓延成伸手不見五指的長夜。丁氏兄弟於是「節食縮衣，朝蓄夕求」，從寧波天一閣、盧氏抱經樓、汪氏振綺堂、孫氏壽松堂等江南十數藏書名家處借書，招募一百多人抄寫，組織抄書二萬六千餘冊。《四庫全書》在編撰過程中，編撰官員曾將一些對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刪除，或將部分書籍排除在叢書之外，還有部分典籍漏收，丁氏兄弟借此機會將其收錄補齊。經過七年的努力，終於使文瀾閣之「琳琅巨籍，幾復舊觀」。

▲杭州文瀾閣　資料圖片

光緒八年（公元一八八二年），文瀾閣重修完成，丁氏兄弟將補抄後的《四庫全書》全部歸還文瀾閣。

這部《四庫全書》（即《文瀾閣四庫全書》），現藏浙江省博物館。

文淵閣是紫禁城內最大的一個藏書處，除此，紫禁城內存放書籍的地點多如繁星，紫禁城，實際上就是一座書城。其中有一些私密的藏書空間，比如在昭仁殿，就有一個很小的密室，是乾隆皇帝珍愛的善本書室。它有一個好聽的名字：天祿琳琅。

乾隆九年（公元一七四四年），乾隆皇帝爲這間小室題寫了「天祿琳琅」匾。「天祿」是指漢代的皇家檔案室「天祿閣」，「琳琅」是指宮廷藏書琳琅滿目。乾隆說：「皇祖（康熙皇帝）在御時，常寢興於此，予不敢居，因以貯『天祿琳琅』諸善本」，從此創立了內府善本專門書庫，「內藏宋、遼、金、元、明版舊書，難得罕睹」。

所謂「善本」，是說內容善，即校勘嚴格，錯字漏字很少的版本，漸漸，年代久遠、傳世稀少的「珍本」，在概念上也與「善本」合流。簡單地說，善本，就是好的版本。

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把善本的時間界限劃在明末（公元一六四四年）之前，但「最好的版本」，無疑是宋版書，因爲雕版印刷雖然發軔於隋唐，但到宋代才迎來它的黃金時代。宋版書「紙堅刻軟」「字畫如寫」，凝結了宋人的審美，體現了宋人的生活狀態和美學追求，讓宋代的文采風流，在紙頁間瀰漫流動，尤其北宋刻本，留存到今天的，全世界不到一百本。在當下，擁有宋版書，成爲許多藏書家所追求的目標之一。

在我看來，「善」既是對書的描述，也是對書的定性，因爲大千世界，萬事萬物，最美最好的事物，就是書。書之美，不只寄寓於讎校、刻印、裝潢的意義上，更存在於書的本質意義中——書的存在本身就是美的（尤其是好書），因爲人類的記憶、情感、知識、思想、信仰，貯存於我們的肉身之內，而肉身只是短暫的存在，有了書，它們才找到了長久的貯存器，讓人類的記憶、情感、知識、思想與信仰歷久彌新，也讓不同的思想情感可以交流激盪。因此，書是人的生命的延伸，是我們人類超越自我極限的最佳方式。因此，才有一代代知識精英投身到書的事業中，縱然粉身碎骨，依然至死無悔。

（九）